



陳繁昌教授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。出身筲箕灣阿公岩，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，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，留美四十年，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教授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，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，對教育、科技發展、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。

翻開舊相簿，一幀幀泛黃的黑白照，勾起我的童年回憶。照片中，我與弟妹在兵頭花園留影，那時我才得幾歲，少時點滴總教人懷念。上星期六，居住美國的弟妹不約而同都回到香港，我這個大哥就趁機提議重遊舊地，再於同一位置拍照。

年輕一代都已不知道兵頭花園，因其早於七十年代易名香港動植物公園。這是香港開埠以來最早建成的公園，於一八七一年建成，現址原是總督官邸（現稱禮賓府），兵頭就是指港督，歷史相當悠久。雖然位處中環，但地點還是有些隔涉。將近六十年了，公園經過歲月的風霜洗禮，翻新過後當然截然不同，眼前的噴水池有別於照片中的，我與弟妹找回昔日那位置留影，背景有變，人情依然。雖然是周末，但公園的遊客不多，遊覽時經過一個有關香港歷史的展覽，看着舊照片，少時回憶湧現。動植物公園除了讓市民能夠遠離煩囂，提供休憩空間，當然還希望大家有機會了解大自然。這公園大概是香港僅餘還有飼養野生動物的公園，相信香港人對那群婆羅洲猩猩不會陌生，還有長尾猴、紅鶴等。這令我想起荔園，大家還記得荔園嗎？曾是香港最大的遊樂場及動物園，隨着政府收回土地發展，以及一些新穎樂園興起，人總是貪新厭舊，荔園於回歸年結業，畢竟它為我們創造不少集體回憶。

離開動植物公園，走着走着就到了香港公園，這個公園在一九九一年才啟用，設計與設施都較現代化，那位置原為域多利軍營，百多年前的軍營文物建築都得以保留至今，改建成茶具博物館、婚姻登記處、教育中心及香港視覺藝術中心。不得不提

被遺忘的寶藏

的是園內的觀鳥園，規模挺大，就像走進熱帶雨林，園中飼養多種瀕危品種的雀鳥，讓遊客能近距離觀賞，吸引不少觀鳥迷及攝影發燒友。漫步行經大極園，見到為紀念SARS期間殉職的前線醫護人員而設之「抗疫英雄紀念碑」，雖然當時我身在美國，但想起那段抗疫日子和他們無私的精神，不由得對着英雄們的銅像肅然起敬。

這兩個「城中綠洲」被中環的商業摩天大樓及半山住宅四面環繞，這也難怪，香港是有名的石屎森林，這點有些像紐約曼克頓的中央公園及波士頓公共花園。曾幾何時，香港這兩個公園都是一家大小假日的熱門勝地，今天，它們好像都已不在選擇之列，這些寶地彷彿都給遺忘了，被遺忘的不只公園本身，還有其背後的歷史價值。

香港寸金尺土，為着要令社會進步及經濟騰飛，不斷發展社區，加上人們的生活條件變遷，歷史的痕跡不免給沖刷。近年，保育成了香港社會關注的議題，但我認為只保存其面貌只是「治標」的做法，當中深厚的歷史背景、精神與抱負，也就是其精髓所在，卻往往被忽略、遺忘。要在社區發展及文化保育之間拿捏得宜，作出平衡，加上適度的宣傳與教育，才能使歷史得以承傳，不致被活埋混凝土下。閱

